

文言小说

李格非

吴志达

主编

先秦——南北朝卷

中州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弦 声

文言小说

先秦——南北朝卷

李格非 吴志达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875 印张 340 千字

1987年 4 月第1版 1987年 4 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3,000册

统一书号：10219·87 定价4.15元

前 言

我国小说，在宋以前，都是用文言写的。“说话”艺术虽然在唐代就兴起了，但是到了宋代，才出现根据“说话”艺人的底本写成的“话本”，这也就是白话小说。从此，文言小说不再居于小说的正宗地位，可是并没有消声匿迹。明清时代，是古典白话小说的黄金时代，而文言小说也蔚为大观，结下象《聊斋志异》这样丰硕的果实。纵看小说发展史，文言小说源远流长，贯穿始终，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在小说史上地位之重要，更不待言。

从汉魏六朝以迄明清，文言小说的数量固然很多，但是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小说、在小说史上起过作用、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毕竟是有限的。且不说《太平广记》中的许多作品不能算是小说，《笔记小说大观》中滥竽充数之作更多，连《聊斋志异》中也有不少作品是不能跻于小说之林的。鲁迅先生说我国小说“向来无史”（《中国小说史略》），系统研究小说发展史，还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在古代，小说概念的界说，也很不确切，结果，把一些可以算是小说的作品，倒被排斥在小说之外了。因而，象古小说的渊源问题，至今学术界尚无一致的意见，甚至相当混乱。有的小说选本，把严格的正史，也作为小说来选，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编这部《文言小说》，就是想根据我国古小说发展的实际情

况，理出一条线索，给小说史的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文科师生、作家以及小说爱好者，提供资料上的方便，避免许多人去从事不必要的重复性劳动。这是一部带有资料性的书，所以，相对来说，选篇标准较宽，特别是对唐以前的作品，凡是称得上是小说的，在小说史上起过作用或对后世文学有影响的，尽可能入选。

对于“小说”名称的理解，我们既尊重历史上对它的传统界说，也要考虑现代关于小说概念的科学涵义。《庄子·杂篇·外物》中提到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说以假托琐屑的言谈（虚构一些小故事）博取高名美誉，必不可能通达于至道。把“小说”与“大达”对立起来，与孔子视“小说”为妨碍致远的“小道”，是一致的，都含有鄙视之意。这与后来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小说，固然不同，但也有相通之处，即虚构故事。其实，庄子是“饰小说”的能手，尽管他不想借此“以干县令”。东汉初年桓谭《新论》说：“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三十一江淹杂体诗《李都尉从军》李善注引）这种不本经传、背于儒术的“残丛小语”，取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事理作形象化的譬喻，创作短小的故事，对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家庭生活都能起积极作用，比较近似后来的小说，但大致仍然属于寓言故事一类。

东汉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九流十家之末，计小说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虽然这些作品都已亡佚，但班固对这些作品的来源和作用却说得很清楚：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

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

这里所谓“小说家”，实际上是职掌搜集民间故事传说的小官，他们把“街谈巷议，道听涂说”、“刍蕘狂夫之议”予以搜集整理，目的是让统治者体察民情，及时了解民间的舆论，以便采取巩固统治的办法。这与“采风”很相似。

鲁迅根据《汉书·艺文志》所列十五家小说书目班固自注，说“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这正好说明当时的“小说”，就是所谓“稗官野史”一类作品。古小说的这一特点，对后来小说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按照我们现在对小说文学样式的理解，小说应该具备三个基本要素：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形象，艺术上的想象和虚构。以此衡量古代作品，有些笔记小说，如带有实录性质的《世说新语》，就不是严格意义的小说，但它是我国小说雏型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类别，从传统意义上讲，它又是真正的小说；而有些被传统观念排斥在小说之外的作品，却很象小说。当然，小说文学，由萌芽状态，到形成雏型，以至成熟，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能用一个现成的概念去要求复杂的历史现象。这既然是一部小说史资料性质的书，就应当包括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各个阶段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对后来小说、戏曲的创作有影响的作品，也应予以重视。与一般选本不同，除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好的名篇要选以外，某些思想内容不够健康，但是在艺术上有特色，能代表某种思潮，在小说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的作品，均予以辑录，以供研究者参考。汉以前的神话、寓言故事，从小说史的角度考虑，从严掌握。

这里，有必要谈谈我们对古小说渊源的不成熟的看法。鲁迅

认为：“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就散见于古籍的神话与传说来看，作为古小说的渊源固然是对的，但这些片断的神话传说本身，还不足以称为“小说”。今存纪传史体裁的《穆天子传》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驾八骏西征之事，后一卷记盛姬死于途中以至返葬，大体具备了神话小说的要素，故事已较完整，想象颇为丰富，西王母的形象，也不同于《山海经》中所写：“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而是一个善于吟和应酬、很有人情味的女神。它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从假托班固作的《汉武帝内传》、《汉武帝故事》和桓麟《西王母传》，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

我国古代的叙事散文很发达，既然叙事，也就往往要描述人物，系事于人，人物栩栩如生，故事娓娓动听。就叙事散文与小说艺术的关系而言，是很密切的，前者对后者在结构、人物形象塑造、语言艺术等方面，都有影响。但是，从小说选的角度来看，又不能把凡是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形象的叙事散文，都当作小说来选。应当把严格的历史著作以及其他叙事散文，与小说区别开来，其主要标志，就是所叙之事和所写之人，是否借助于想象和虚构。象《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是严格的历史，尽管文学意味很浓，不失为优秀的史传文学，在叙述故事和描写人物方面，曾经对小说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们之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研究中国小说史，是不能不注意这种关系的，但又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再如《论语》、《墨子》等先秦散文著作，其中的某些篇章，如《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耦而耕》、《公输》等，都有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但主要是记事说理，似乎不宜当作小说。《孟子·

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包涵的小说成份就更多一些，它通过齐人乞墦而骄于妻妾的故事，揭露了齐人寡廉鲜耻、卑鄙龌龊的丑恶灵魂，人物形象比较鲜明，妻妾的对话也很有个性，对于人物的行动、表情的描写都相当具体，且能抓住其典型特征予以刻画。故事和人物，多半出于作者的虚构，意在借此讽刺当时社会上的某些人，为了寻求富贵利达，竟然不择手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可以作为短篇讽刺小说来读的。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庄子》倒是很有寓言小说特色的，尽管庄子轻视“小说”，而他的创作实践，按我们的理解，却是真正的小说，是浪漫主义的杰作。如《杂篇》“盗跖”，描写孔子率领其门徒去游说盗跖的故事情节，首尾完整，且富于波澜，扣人心弦，盗跖与孔子的形象都十分突出，个性鲜明，两人的对话也生动传神，读者如见其人，若闻其声，而事属虚构夸饰，可以说是“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的艺术创作，我们尝试着把它作为小说选录了。另外，象《韩非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韩诗外传》，就书而言，当然不能列于小说之林，而其中的许多故事，却是精彩的短篇小说，如“和氏之璧”、“扁鹊见蔡桓公”、“齐王疾瘠”、“黎丘丈人”、“晏子使楚”、“樊姬”、“绝缨者”等等。

严格的史书不能算小说，一些野史杂传，固然也有真人真事的影子，但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较浓，民间传说的成份颇多，其褒贬好恶的倾向性十分明显。汉魏时代的作品《燕丹子》，也是人们公认的现存最早的一篇小说，其实就是野史杂传，它的基本内容与《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事，大体相同，而更富于传奇性。写燕太子丹欲摆脱秦王的虐待和侮辱，竟感动上帝，使不可能之事居然成为可能：“乌即白头，马生角”，机发

之桥，“丹过之，机为不发。”“夜到关，关门未开，丹为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民间传说的意味很浓，而这正是史学家所不取、小说家所必需的。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融化为一体，是一种艺术创造，前人却认为其中情节“多鄙诞不可信。”这是由于没有把历史与历史小说区别开来的缘故。

袁康《越绝书》、赵晔《吴越春秋》，也属于稗官野史一类，作者当然并非有意为小说，而其中的某些故事，却开了演义小说的先河。如《越绝书》第十卷《吴王占梦》，叙述吴王夫差昼卧姑胥台而梦，醒后心绪惆怅，如有所悔，即召太宰伯嚭圆梦；伯嚭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吴王大悦。而公孙圣直陈利害，触怒吴王，被押到山上喂虎狼，焚尸扬灰。吴王听信伯嚭谗言，兴师伐齐，越兵乘虚而入，终于国破身亡。当夫差兵败被困时，范蠡列举其罪状，然后逼他自尽。故事曲折有致，人物形象突出，夫差的昏庸暴戾，伯嚭的奸诈自私，公孙圣的耿直敢谏，个性都较鲜明。其事多采传闻异说，作为历史虽然不一定真实可信，却不失为颇有特色的历史小说。《吴越春秋》更近乎“小说家言”，是“稗官杂记之体”。如卷四《阖闾内传》“要离挫椒丘诤”故事，描写水神取椒丘诤之马，椒丘诤大怒，“袒裼持剑，入水求神决战，连日乃出，眇其一目”，很有神话传说的意趣。又如卷三和卷六“伍子胥奔吴”、“伍子胥之死”，描写渔父、浣纱女为救伍子胥而自沉明心的故事，就具有民间传说的特色，而写越兵入吴，伍子胥显灵，神话小说的意味更浓。象这样的作品，作为小说，是毫无愧色的。

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都引了大量野史杂传，其中有一些是够得上称为小说的。例如《曹瞞传》，描写曹操早年的为人，狡诈机变，多谋善断，勇武果敢的性格特

点，虎虎然有生气；写官渡之战时，跣足迎许攸、夜袭乌巢的情景，更是绘声绘色，音容笑貌，呼之欲出；写潼关激战，被马超追袭，曹操临危坦然、豁达乐观的统帅风度和气派，真是活灵活现。若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比较，那么，《曹瞒传》小说家之言的文学特色，是显而易见的，它不同于史笔的简约切实，而是以细腻夸饰的小说笔法，使所写的人物，形神具现。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凡是采用这类材料，几乎不需要多作艺术加工。象《曹瞒传》这样传奇性很强的野史杂传，在裴松之或刘孝标所作的注中，引了很多，如《魏氏春秋》、《汉晋春秋》、《英雄记》、《江表传》、《晋阳秋》等等，虽属史传，而尚虚饰夸张，奇闻佚事，多为所录，既异于正史列传之核实严谨，亦不同于志怪小说之离奇虚幻，这些野史杂传，并包括正史中的一部分纪传，在记叙故事、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方面，对小说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某些野史杂传本身就是小说。唐人传奇中的许多名篇，在《太平广记》中被列为“杂传记”类，决不是偶然的。

综上所述，古小说的渊源，实非仅仅神话一途，先秦寓言、叙事散文、史传文学，特别是大量的野史杂传，对我国古小说民族形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六朝小说，虽然还不成熟，但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却很重要，它上承先秦两汉，下开唐人传奇。基本上可分两大类：描写神仙方术、鬼怪变异的作品，即志怪小说，为数甚多，大体上是沿袭《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的神话传说，而在新的社会土壤中有所发展；另外，从“残丛小语”、杂传琐记一类发展来的，记述人间轶事琐闻的所谓“志人小说”。魏晋南北朝时代产生这两类作品，除了文学发展的继承性这一原因以外，还有其

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东汉末年以迄隋文帝统一全国，将近四百年间，战连祸接，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民饱受深重的苦难。这种历史状况，势必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态度。思想意识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传统儒学的衰微与玄学、佛、道思想的兴盛。南北朝时期的许多士大夫往往以老、庄思想作为反对传统儒学的武器，以求得精神的解放。他们强调无为、无名、逍遥、齐物，对老、庄思想从理论上加以新的解释，这就是所谓玄学。

“魏晋玄学”实际上是老庄道家学派的支流，并非宗教。托名老子为教主，而吸取阴阳五行学派和方士妖术的怪诞谬说的道教，才真正是麻醉人民的一种“鸦片烟”。晋以后，以葛洪、寇谦之、陶弘景等人为代表的道教，从理论上篡改了东汉晚期原始道教具有革命性的一面，而变为替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效劳的工具。除道教以外，这一时期，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势力也很大，影响深远，出现大量言神志怪之书。在玄、道、佛并存的情况下，谈玄说怪，品评人物的“清谈”之风极为盛行；道家宣扬神仙方药、鬼怪变化、炼形长生；佛家则宣扬神灵不灭、轮回报应、祈求来世。生当乱世的人民，在极度痛苦、又看不到反抗斗争胜利曙光的时候，也容易接受宗教思想的麻醉。宗教的光明恰恰是以世俗社会的黑暗为基础的。这种社会思潮和人生态度，再加上秦汉以来就盛行的神仙之说的流风，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还处于雏型状态的小说，影响很大。

道家的代表人物葛洪，撰《神仙传》、《抱朴子》，还有托名班固撰（实际上也可能是葛洪作）的《汉武帝内传》，都是神仙家借以宏扬教义之作；假托班固撰的《汉武故事》，记叙汉武帝从出生至死后葬于茂陵的琐闻逸事，其中亦多神仙家之言。张华

（或曹丕）撰的《列异传》，则“序鬼物奇怪之事”。在志怪小说中，最有价值的，当推干宝《搜神记》。干宝著此书，“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而意在“发明神道之不诬”，书的内容大都是写神祇灵异、人物变化，谈神仙五行，偶而也涉及佛家之说。其中保存了一些优美动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有描写人民反抗残暴统治、至死不屈的，如《三王墓》、《韩凭夫妇》；有歌颂人民勇敢机智、为民除害的，如《李寄》；有反映人民要求改造自然、战胜困难的，如《二华之山》；也有表现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忠于爱情的，如《王道平》、《紫玉》；还有写人鬼恋爱的，如《驸马都尉》、《汉谈生》、《崔少府墓》；此外，还写了不怕鬼的故事，表现人民的智慧和胆量，如《宋定伯捉鬼》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民的爱憎、理想与才智。刘义庆的《幽明录》，虽大致如《搜神记》、《列异传》，但也不乏其特色，有所创新。如《买胡粉男》写爱情战胜死亡，《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写人与仙结婚，都优美感人。陶潜《搜神后记》中的《桃花源》、《李仲文女》、《白水素女》、《放伯裘》等，均有新意，对后世文学颇有影响。吴均的《续齐谐记》，也卓然可观，如《阳羨书生》写得变幻奇妙，而不同于一般宗教宣传，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有意为小说的端绪；《五花丝粽》、《犇虞束皙辨曲水》等则记载了当时的风俗习惯，文字简洁清新，富于表现力。

六朝志怪小说，故事情节一般都较简单，但是某些来自民间传说或带有杂传性质的作品，如《三王墓》、《李寄》、《汉武帝内传》等，情节较曲折，结构相当完整，并开始注意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有些作品富于浪漫性的想象，某些细节描写也较真实生动，语言大都较精炼。这些都为后世文言小说特别是唐人传奇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

志怪小说的题材，对后世小说、戏曲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早期传奇《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志怪色彩都很浓厚，尤其是后一篇，猿妖盗取妇女的原始情节，见于《搜神记》中的《猴国马化》；张文成《游仙窟》内容的实质，固然不同于刘晨、阮肇遇仙，但就题材和艺术构思而言，两者之间的启承关系是显然的，刘、阮遇仙的故事，在戏曲、小说中成了经常引用的典故。唐代传奇繁荣时期的一些名篇，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就源于《幽明录·焦湖庙祝》；《离魂记》中离魂私奔的情节，也是受《幽明录·巨鹿石氏女》的启发；而《原化记·吴堪拾螺》的故事，则从《搜神后记·白水素女》演化而来。至于志怪小说中写人与鬼狐妖仙恋爱的故事，对唐传奇、明清文言小说乃至戏曲中同类作品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

六朝的志人小说，尽管在题材、主题和浪漫性的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不象志怪小说那样对后来的文言小说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是在记事传人的艺术手法方面，也为后来的文言小说积累了某些经验，并开创了以记述人物言行、杂录琐闻逸事为其特色的笔记体小说。托名刘歆实为葛洪所撰《西京杂记》，就是较早的笔记小说。裴启《语林》、常璩《汉中士女志》、《梓潼士女志》等，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作品。而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则是刘义庆及其门人编纂的《世说新语》，它主要是记载汉魏六朝间上层社会中某些人物的传闻轶事，每则篇幅都很简短，但它的现实性较强，写人记事都注意生活的真实性，艺术技巧也较高，“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记人间事者已甚古……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题材上突破志怪的牢笼，写作目的和手法上，不仅着重认识作用，更注意文学作品“赏心娱乐”的价值。《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精炼而含意深永，善于抓住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典型特征，或通过具有个性特点的对话和动作，乃至某些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来刻画人物的性格，使人物的面貌神态，跃然纸上。明代胡应麟称赞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在艺术形象中，能够把一个时代的人们精神面貌，生动地描绘出来，应该说是很高的艺术水平。

无论是志怪或志人，只要能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生活、思想状况，或对后世文学有影响的作品，我们尽可能作为小说发展雏型阶段的材料，提供给读者，以资研究。

本书在体例上，凡是增补的文字用“〔 〕”标出，夹注用“（ ）”标出。由于我们的见闻和水平都很有限，缺漏和偏颇在所不免，恳切希望同志们指正。

全书的选注工作，由李格非、吴志达两同志总负责，具体注释工作，先秦、两汉部分，由李敬益、陈文新担任，魏晋南北朝部分，分别由吴志达、唐富龄（富林）、程一中、萧作铭担任。《前言》由吴志达执笔。

一九八三年三月于路珈山

目 录

先秦两汉小说

山海经	(3)
钟山	(3)
精卫填海	(4)
刑天	(5)
夸父逐日	(5)
有易与摇民	(5)
禹杀相繇	(6)
黄帝女魃	(7)
鲧禹治水	(7)
穆天子传	(9)
天子宾于西王母	(9)
高奔戎	(10)
盛姬之死	(11)
墨 子	(17)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	(17)
庄 子	(19)
庄子枕髀而卧	(19)
桓公田于泽	(20)
吴王浮于江	(21)

列子辞粟	(22)
盗跖	(22)
说剑	(27)
孟 子	(31)
齐人有一妻一妾	(31)
尹文子	(33)
黄公	(33)
山雉与凤凰	(34)
韩非子	(35)
师旷奏乐	(35)
郑武公欲伐胡	(37)
和氏之璧	(38)
扁鹊见蔡桓公	(38)
涸泽之蛇	(39)
不死之药	(40)
靖郭君将城薛	(40)
竖牛	(41)
韩昭侯	(42)
棘刺母猴	(43)
郢书燕说	(44)
晋平公与群臣饮	(44)
侏儒梦灶	(44)
吕氏春秋	(46)
孔甲田于东阳蒗山	(46)
秦缪公失马	(47)
齐王疾瘠	(47)

赵襄子游于囿中	(48)
亡铁疑邻	(49)
成公贾谏荆庄王	(49)
宓子贱治亶父	(50)
次非斩蛟	(51)
费无忌	(51)
黎丘丈人	(53)
高阳应将为室家	(54)
吴起置表	(54)
晏子春秋	(56)
景公饮酒七日	(56)
景公不知天寒	(57)
景公将伐宋	(57)
景公嬖妾死	(59)
二桃杀三士	(60)
晏子讼公而归	(61)
晏子不与崔庆	(62)
北郭骚	(63)
灵公禁妇人为丈夫饰	(64)
晏子使楚	(65)
楚王欲辱晏子	(66)
景公欲纳爱女于晏子	(66)
景公置酒泰山	(67)
淮南子	(69)
天成地定	(69)
武王伐纣	(70)

鲁阳挥戈	(70)
女娲补天	(71)
羿射十日	(71)
九方堙相马	(72)
塞翁失马	(73)
神农	(73)
韩诗外传	(75)
阿谷处子	(75)
原宪	(76)
樊姬	(77)
接輿夫妇	(78)
夏桀	(78)
子路与巫马期	(79)
卜商言勇	(80)
束蕴请火	(82)
周舍	(83)
绝缨者	(83)
孔子游于景山	(84)
黄帝得凤象	(85)
赵苍唐	(86)
伯宗	(87)
范昭观齐政	(88)
皋鱼之悲	(89)
高山流水	(89)
孟子不敢去妇	(90)
贫贱骄人	(90)